

## 書評

# 美國世紀的終結？

---

## 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 ?

林煉凱 *Lien-Kai Lin*

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M.S.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一、本書簡介

《美國世紀的終結？》一書由作者喬瑟夫·奈伊 (Joseph S. Nye) 於 2015 年完成該本著作，本書旨在探討，主宰世界近百年的第一強權美國是否正在逐漸式微？在 21 世紀的今天，美國又是否能維持其霸主的地位而歷久不衰？21 世紀是否仍將會是美國持續主宰的世紀？

事實上，當美國超越英國並逐步邁向全球權力巔峰初始至今並非從未受到挑戰，在這期間當中，德國、日本及蘇聯皆展現其欲超越美國且擊敗美國的野心，但始終仍無法終結美國在世界權力中的超強地位。自冷戰結束後初期，世界體系呈現一超多強的局面，隨著蘇聯的解體，美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不論是軍事、政治、經濟或文化等領域方面，美國皆向世界各國展現其雄厚的硬實力與軟實力，使得 20 世紀末期無疑地成為美國的世紀。

但時至今日，美國面臨本身的「絕對衰退 (absolute decline)」問題，該意旨國家內部長期累積的嚴重問題導致國家發展停滯或退步，進而造成該國衰弱的現象，例如歷年經濟成長趨於疲乏、種族主義或其他社會問題的蔓延。

此外，許多潛在挑戰國的實力依然緊追在後，導致美國「相對衰退（relative decline）」的疑慮浮現，亦因他國的國力成長逐漸超越美國，使得美國與他國相比日益遜色，本書以歐洲國家、日本、俄羅斯、印度、巴西以及中國進行個別解析，研究上述國家於 21 世紀內挑戰美國並成為全球第一強權的可能性，作者更將中國崛起的問題獨立成章，分別以中國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以及軟實力與美國進行比較。藉此，作者以絕對衰退以及相對衰退解析 21 世紀是否仍為所謂的「美國世紀」。

最後，作者提出，在更複雜與多元的資訊時代變遷下，國際環境已從先前冷戰結束初期的單極體系轉為多極體系，包含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甚至非國家行為者，依序搭上這班通往「權力變遷之路」的列車，在多極體系的環境下，若美國致力於在 21 世紀維持其相對超級強權的地位，美國勢必須聯合其他國家，與他國積極合作並建立制度，透過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概念穩定美國與其他國際行為者的多邊關係，實現所謂的「多重夥伴世界（multipartner world）」。<sup>1</sup>

## 二、本書摘要

首先，作者以歷史回顧的方式使讀者理解所謂美國世紀的誕生。自第一次世界大戰（World War I）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World War II），歐洲國家的國力因戰爭的摧殘急遽下滑，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因此實施援助歐洲復興的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該計畫確立了美國在當時歐洲所扮演的要角，也正因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使得英國的國力逐漸下滑，英國已無力負擔龐大海外殖民地的統治開支，昔日「日不落帝國」的榮光已不復從前。因為英國的絕對衰弱，導致後來居上的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二戰結束後的超級強權之一，在馬歇爾計畫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

<sup>1</sup> Hillary Rodham Clinton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the United States), "Smart Power," July 15, 2009,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09a/july/126991.htm>, Accessed on: July 6, 2020.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的建立之下，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形成雙邊對峙的兩極體系時代，迎來近乎歷經半世紀的冷戰。

回顧二戰後的歷史，世界上近乎從未出現一個實力足以匹敵美國的強權國家，其軍事實力依舊保持領先世界各國的地位，藉由軍事科技的進步將美軍投射至美國領土以外的國家，且就國防預算而言，即便全球前十大國家的國防預算總額加總，依然仍少於美國。經濟方面，美國雖然面臨幾次經濟或金融危機，但至現今為止，美國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美元本位制的出現更影響著全球經貿的走向。冷戰結束後，美國依靠其一超多強的制高點，建立許多具新自由制度主義色彩的國際規範、國際建置與國際組織，致力於增進世界各國的多邊合作。

但作者認為，「霸權 (hegemony)」一詞無法精確地描述美國在現今國際局勢上的超然地位，即便美國為全球提供公共財或被稱之為「善霸 (benign hegemony)」，卻僅有部分的「美國俱樂部國家」得以享用其穩定安全與促進繁榮的公共財；即便美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具有超越其他各國的超然性，但仍無法獨立存在於全國際體系之外，以軍力而言，儘管美國有能力將軍事實力投射至本土以外的區域，但面臨其他強權國家，美國能否獨立與其他強國進行大規模的戰爭仍是未知數；此外，美國經貿的成長仍須依賴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合作，唯有與他國進行穩定的經貿合作才能帶來本國收益；另以美國所建立的國際規範與制度而言，並無法被國際間所有國家認同與接受，其全然性與有效性皆受到限制。綜因上述，作者認為與其以霸權一詞形容美國的實力，經由客觀檢測美國的軍事、經濟與政治實力後，「半個霸權 (half hegemony)」、「首要地位 (primacy)」與「優越 (preeminence)」等詞彙，更能貼近美國在國際結構體系內所扮演的角色，即便美國的上述三項實力領先各國，但比例上仍無法呈現超級且絕對的優勢。<sup>2</sup>

---

<sup>2</sup> Joseph S. Nye 著，林添貴譯，《美國世紀的終結？》(台北：麥田出版，2015)，頁 36-44。

就美國是否衰退的問題而言，作者認為，若有人認為一個超級強權可以永久地保持其獨傲全球的地位，是大違歷史常識的錯誤觀念。<sup>3</sup> 從古至今以來，不論是羅馬帝國、蒙古帝國、西班牙帝國、大英帝國乃至現今的美國等，超級強權的換為更替在歷史上不斷重演，但問題是，美國究竟能維持其超然強權的地位多久？為何上述超級強權得以屹立不搖百餘年，而自二戰結束後不到百年的今天，卻有越來越多人對於美國的超強地位提出質疑？

就「衰弱」一詞，作者認為該詞彙所代表的涵義過於模糊，其中牽扯到「相對衰弱」與「絕對衰弱」不同的切入點，前者意旨強權國家相對的對外力量式微；後者則為強權國家內部國力的退化與腐朽，兩者間可以同時發生，亦可能獨立發生，例如西班牙帝國的衰退除內部經濟問題外，也因大英帝國的崛起而面臨相對衰弱的問題；以威尼斯共和國與荷蘭為例，兩國經濟因對外貿易持續繁榮，但面臨外國勢力的崛起易導致國家在國際上的相對實力式微；在上述國家之後所崛起的大英帝國，在當時的歐洲乃至世界，幾乎無國能與之匹敵，但面臨到帝國過度擴張（*imperial overstretch*）以及兩次大戰的消磨，使得英國政府無力負擔維繫其海外殖民地以及維持強權國力的各項經濟開銷。作者將針對美國所面臨的相對衰退與絕對衰退提出客觀與全面的分析，進而為讀者解析美國是否衰弱。

本書列舉可能威脅美國地位的潛在挑戰者進行相對衰弱的分析，分別為歐洲國家、日本、俄羅斯、印度與巴西，另外，作者將中國的威脅分成獨立章節，以比例較大的篇幅探討中國崛起挑戰美國成為超級強權的可能性。書中分析上述潛在挑戰者的硬實力與軟實力，並對其不足之處提出客觀看法，作者認為，上述的潛在挑戰國多半因政治、軍事與經貿方面須與美國保持密切合作，或需美國提供安保公共財保障該國安全，故基於雙邊合作與整體利益考量上，部分國家如歐洲國家、日本和印度，並不會起身挑戰美國的超強地位。此外，俄羅斯雖具備與美國抗衡的軍事實力，但仍因國內貪腐問題、

---

<sup>3</sup> Joseph S. Nye 著，林添貴譯，《美國世紀的終結？》（台北：麥田出版，2015），頁 53。

天然資源有限或其他因素，無法重回冷戰時期的巔峰並與美國進行全面對抗，巴西也因為許多國內問題以及發展上的限制，亦不具備能與美國匹敵的實力。

學界普遍認為，中國是最具實力與美國競合乃至超越美國成為超級強權的潛在挑戰者，作者在該章節中分別以經貿實力、軍事實力以及軟實力分析中國取代美國世紀的可能性。在 21 世紀初期，中國的經貿實力快速成長，許多學者更預估未來中國的總體 GDP 甚至可能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但該推測僅限於「量」的方面，「質」仍為更重要的關鍵，此外，僅以 GDP 作為分析一國經貿實力的參照質是為偏頗，且中國政治的起伏與其他不確定因素，更有可能打亂中國經貿實力成長的步調。軍事實力方面，中國解放軍於近年來致力於現代化的發展，也極力藉由學習西方國家的戰術提升解放軍的戰鬥能力，但相較之下，中國解放軍的海外投射能力不如美軍遍及全球，且中國的國防預算雖有逐年增加，但仍不及美國年度龐大的國防預算與軍備開支，另外在軍事同盟方面，中國的軍事同盟國更遠遠低於美國，但作者亦認為，美國不應因此而鬆懈，仍需戒備中國軍力的成長，積極研發軍備並對未來新型戰爭型態做足準備。中國硬實力崛起的同時，仍須透過發展軟實力予以包裝，與美國發展的軟實力不同的是，中國推廣軟實力的行動者多半為政府本身，而美國則為學界、商業實體或公民大眾，作者認為，中國推行軟實力的策略錯誤，不但無法順利地使外界對中國軟實力產生興趣，甚至容易滋生大眾對其的防備心。總體而言，作者認為中國崛起的同時亦面臨多方面的限制，短期內即使崛起，亦不會促成美國世紀的終結，此外，中國須以德意志帝國作為借鏡，若於國家崛起時期所採取的策略過於高調，容易引起他國反制，更導致本國穩定發展的戰略藍圖受到侵蝕。

在絕對衰弱方面，作者自問：「美國是下一個羅馬嗎？」羅馬帝國的滅亡並非他國崛起而使其相對衰弱，反之為帝國本身內部問題而導致的絕對衰弱。作者於該章節中以三個不同面向分析美國是否面臨絕對衰弱的困境：社

會文化、經濟以及政治體制。首先，在社會文化方面，正如許多民主國家，美國社會常因政府推行的政策產生正反兩面分歧與對立，例如 1960 年代的越戰以及聯邦預算卡關等。此外，種族歧視問題更是該國最大的隱疾，近年來美國國內種族衝突加劇，反對移民的聲量持續增加，許多美國民眾將移民與非法、犯罪、槍擊等負面用詞畫上等號，使以移民立國著稱的美國面臨危機。事實上，歸因於外國移民的移入，美國乃世界上少數尚未面臨人口老化或勞動力不足等人口問題的已開發國家，許多移民更為美國社會注入多元文化與價值以及競爭力，在美國經濟成長的背後，移民的貢獻可謂功不可沒，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告訴作者：「美國藉由吸引其他國家的才智俊彥重新創造自己，並且把他們融入多元的創造文化。」<sup>4</sup>

其二，就經濟而言，美國雖在 2008 的金融危機受到強烈衝擊，但在此之後的美國經濟成長率並非呈現負成長而是緩慢地成長，且在金融危機過後，美元依舊是全球貨幣的最大避風港。自 1980 年代時期，許多觀察家皆認為未來日本和德國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一二名的經濟體，事實證明，即使美國面臨金融危機的衝擊，該國年經濟成長率雖未大幅回溫，亦也呈現緩慢增長而更非停滯。作者提到，美國若欲增加其經濟成長力，該國生產力以及科技創新最為關鍵，美國須增加外國技術移民以及強化科技發展，藉此增加該國的生產力以帶動經濟持續成長。且就教育方面，美國高等教育經費占 GDP 的比例高於英國、法國、德國與日本近兩倍之多，美國學界的整體貢獻以及諾貝爾獎得獎人數更高於上述各國，此外，世界各國赴美留學的留學生，每年亦為美國提供大筆的經濟收入，其中更有許多留學生畢業後深耕美國，為美國注入新的高等知識型勞動力。

然而，美國經濟依然存在隱憂，如個人儲蓄率低、聯邦政府債務增加以及預算赤字等，皆會造成美國經濟的負面影響，經濟結構的改變也使得美國 M 型社會加劇、貧富不均現象嚴重和社會階級流動趨於停滯，種種經濟原因

---

<sup>4</sup> Joseph S. Nye 著，林添貴譯，《美國世紀的終結？》（台北：麥田出版，2015），頁 123。

更將使美國社會產生對立，更不利於國家整體的團結。就上述教育方面而言，美國高等教育雖於世界首屈一指，但基本教育於全國各地所呈現的教育素質呈現不均，城鄉差距依然存在，此外，美國國內的技職教育與過去以及其他國家相比，更有弱化的趨勢。總體而言，作者認為美國國內經濟仍充斥許多問題，除上述所言之外，另包含公共設施投資不足、法規偏袒資方、工會組織薄弱以及醫療價格高昂等，但由於內部問題與經濟成長具有相當複雜的因果關係，加上國家未來經濟成長的不確定性，若就該問題以及未來 GDP 走勢預言美國世紀的終結較為不適。

政治體制方面，作者引用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觀點：「美國社會沒有衰弱，因為經濟的整體素質仍相當健全，但是政治制度已經腐朽不堪。」<sup>5</sup> 此意在說明，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之間的對立以及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間的矛盾，往往致使美國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但若透過回顧歷史民調觀察，美國民眾對於政府的不信任度經常起伏不定，舉例而言，自 2001 年 911 事件後，美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大幅上升，但隨後便隨著時間逐漸下降，然而，民眾對政府不信任度上升的同時，逃漏稅的情形並未因此而增加。<sup>6</sup> 此外，根據民調顯示，約占九成的美國民眾肯定美國的民主制度，僅少數人認為美國的政治體制一敗塗地。<sup>7</sup> 身為聯邦制度的美國雖面臨兩黨於華府內的鬥爭，但州地方政府跨黨派的合作與創新時有所聞，美國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亦會因不同時期產生周期性的變化。固然，作者認為，美國內部的政治僵局與對立打從開國之初就已存在，即使國內政治面臨許多挑戰與革新的可能，但絕非如羅馬帝國般地不堪。

在現今 21 世紀的全球化時代中，全球正面臨大規模的權力轉移，一是從

---

<sup>5</sup>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wer is waning because Washington won't stop quarreling," *The New Republic*, March 2014, p.18.

<sup>6</sup> Department of Treasury, *Update on Reducing the Federal Tax Gap and Improving Voluntary Compliance* (Washington, DC: July 8, 2019.)

<sup>7</sup> Joseph S. Nye, Philip Zelikow, and David King, eds.,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西方國家逐漸轉向東方；二是資訊革命使許多非國家行為者獲得政府釋出的權力，但誠如上述所言，作者認為前者並不足以終結美國世紀，現階段仍有許多公共財仰賴美國提供，崛起中的中國較無提供遍及全球公共財的實力。而後者所牽動的全球化更為國際間帶來許多跨國界的問題，諸如國際金融穩定、氣候變遷、恐怖主義以及流行性疫病等，皆非單一國家僅憑一己之力得以解決，即便為當今的超級強權仍須與他國共同合作，此外，許多非傳統安全危機的出現已非國家軍事能力可以抵抗，各國密切的合作網絡亦能助於抵抗跨國界危機的蔓延。

雖就硬實力與軟實力方面，美國至今仍領先各國，美元於國際間的地位更是他國望塵莫及，但亦並非證明美國能獨立解決國際間所有危機與問題，作者提出兩項議題與以佐證，其一為現今的貿易體系，起初美國制定的國際貿易規則成為助長中國經濟成長的工具，逐漸侵蝕美國的經貿地位；其二為核武擴散問題，即便美國貴為全球第一軍事大國，卻亦無力阻止北韓與伊朗研發核子武器。就網路安全問題而言，網際網路的革新使權力分散，不論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皆得以利用此廉價武器對第一強權進行網路攻擊、散播假信息甚至竊取國家機密。作者認為，即便面臨上述困境使美國的領導優勢大不如前，美國還尚未退場，在多數政治、軍事與經濟議題上，美國仍就得以使之迎刃而解，但處於現今的資訊革新時代，美國應妥善運用自身實力，與他國緊密地合作以實現彼此的共同目標，除加強解決跨國問題的能力外，更能有效延續美國於 21 世紀的主導權。

在結論方面，作者對「衰弱」一詞提出見解，美國雖在冷戰結束後成為一超多強的大國，但美國亦非得以全權掌控世界，若一開始美國既非霸權，又何來衰弱之說？更精確的定義應為美國的領導力與影響力下降，但該情形絕非衰弱。此外，作者認為，若中國經濟與國力一路「風調雨順」地成長，未來幾十年內確實有機會向美國急起直追，但這亦不代表中國最終將取代美國成為往後世界第一強權，且未來充斥不確定性，國際政治環境變遷與中國國內問題亦應被納入觀察點。戰略方面，美國則應更審慎地對外使用武力，

試圖於退縮派（retrenchment）與擴張派（maximalist）之間取一平衡點，<sup>8</sup> 與他國進行軍事同盟合作，避免窮兵黷武以造成「代價高昂的失敗」。最後，作者認為，美國目前的光芒雖略黯淡，但美國的世紀仍未終結，美國若欲延長其在 21 世紀的主導權，應擬定更為明智的國際戰略政策，透過與他國合作的方式分擔成本以及延續自身影響力，並共同因應國際間的各項威脅，彰顯美國在 21 世紀多邊體系內的不可或缺性。

### 三、評析

本書作者於前段透過歷史回顧美國世紀的誕生，另以歷史上超級強權的興衰分析美國第一強權未來可能的走勢；本書中段藉由相對衰弱分析美國的潛在挑戰者，以及探討美國是否正面臨絕對衰弱，分別以外部與內部因素評析美國當今於 21 世紀的國力；後段結論部分，作者提出全球政治複雜化以及權力轉移等國際環境因素，指出美國權力衰退迷思的主因。總結而言，作者認為美國的國力並非絕對衰弱，即使可能面臨相對衰弱，但其他潛在挑戰者仍未具備足以超越美國的實力，因此，21 世紀初的幾十年內仍將呈現美國主導的局面，倘若美國欲延長該國在 21 世紀的主導權，積極的多邊合作將成為關鍵。

該書為解析美國當今的式微提供多方面的觀察點，分別以他國挑戰者、國家內部問題以及國際間大環境的變化提供不同面向的分析角度，並同時列舉出美國的強項與弱項。作者本身亦非主觀地認為美國國力尚未衰弱，書中也對美國權力的有效性與限制性提出質疑與例證，與冷戰結束後初期相比，美國於現今世界的影響力的確逐漸下滑，但上述仍不足以認定美國將告別 21 世紀的超級強權地位，在尚未有任何強權真正超越美國之前，美國影響力將依然於 21 世紀持續存在。

現有許多學者認為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的第一強

---

<sup>8</sup> Stephen Sestanovich, *Maximalist* (New York: Knopf, 2014.)

權，其判准多半藉由中國未來的 GDP 走勢作為參照質，誠如作者所認為，若僅以一國 GDP 成長作為該國整體實力成長的依據過於偏頗。首先，中國 GDP 的成長能否反映在未來的人均 GDP 仍是未知數；再者，未來充滿不確定因素，諸如天災與疫情肆虐，皆有可能重創中國未來 GDP 的成長，後期幾十年間中國 GDP 的走勢是否平順地增長仍不得而知，因此，學界普遍對於中國經濟的成長做出預測似乎過於獨斷；其三，即使中國經濟得以在往後呈現大幅度的持續增長，中國欲花費幾年才得以將經濟成長轉換為國家軍力並且超越美國，學界對此亦無明確的看法。1980 年代左右，亦有學者認為德國和日本的經濟成長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即便該預測後世被證實不準確，但當時仍對學界有所貢獻，同理可證，對於中國未來能否超越美國仍應有所保留，即使未來美國一超多強的地位將面臨式微的可能，美中兩國未來在國際間的權力變化仍充滿不確定性，而未來更可能呈現「強者不夠強，挑戰者不夠力」的混亂局面。

本書作者認為，合作將使美國再次偉大，但書中並未明確指出合作的類型。本文筆者認為，若以新自由制度主義與現實主義的結合為論，合作將使美國影響力得以延續，但該合作必須以美國的相對利益呈現，亦在說明，美國應將實力專注於對美國相對利益較大的合作上，並且捨棄或修正對美國較無利益或花費過多成本的合作，思考如何在合作中花費更少的成本並同時發揮美國最大的影響力，例如美國應和中國貿易合作方面減少中國相對利益增加的情形，就絕對利益合作型態而言，即使合作的結果對所有國家皆有益處，但亦可能導致他國獲得的利益多於美國本身，甚至助長他國的國力成長，因此，美國應思考哪些合作得以為其帶來更多的相對利益？而哪些合作可能助長他國國力成長？

的確，現今實力不復以往的美國無法單邊地解決國際間各項問題，許多跨國與新興問題仍有待與他國或其他非國家行為者進行合作，例如全球反恐、反洗錢與防止全球暖化等合作，但若加入絕對利益與相對利益等因素，如經貿方面的合作，亦有可能使原先獲利較多的美國轉而相對利益較少，此

也成為川普政府對中國發起貿易戰的主因。就合作的有效性而言，書中亦未提到合作的有效性，包含美國在內，國際間許多國家對於某些特定領域的合作有效性仍保有疑慮，因此，合作能否使美國保持第一強權的地位仍需持續被檢驗，或因礙於本書的篇幅，對於合作使美國權力得以延續的正反辯論篇幅占比較少，後續亦可於合作內納入絕對利益與相對利益觀察美國權力於未來的變化，探討哪些合作才能有效維持美國於 21 世紀第一強權的地位。

即便美國於國際間的領導並不完美，甚至也因美國的領導造成國際間的衝突發生，但美國的強權地位亦為世界帶來不少益處，以麥可·孟德爾邦（Michael Mandelbaum）對美國的形容：「沒有了它，它們又會想念它。」<sup>9</sup> 即便美國領導的國際體系仍有許多待補的破洞，但若換面思考，少了美國的領導，當今世界的局勢將如何呈現？又或現今領導國際局勢走向的為其他非民主強權，世界各國又將面臨哪些挑戰與動盪？

---

<sup>9</sup> Michael Mandelbaum, *The Case for Goliath*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5), p.226.

